

心香一瓣

小满人生

留丽灵

窗外的绿意正浓，蝉鸣与麦香交织，一缕绿豆汤的甜香飘进窗来。“阿满——”母亲的呼唤穿过时光，将我的思绪拉回那个初夏的清晨。

我生于小满节气，得名“满”，母亲在乳名里藏着她的期许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刚刚好就是最好。”这个朴素的信念，成为我一生的底色。

“小满三候，天地万物皆有分寸。”母亲轻声说着，仿佛在念诵古老的咒语。苦菜开在田埂上，星星点点的黄花缀满初夏的诗经。小时候母亲带我在暮色中采苦菜，那苦涩的汁液沾在指尖，如今回忆起，才发觉那是生命中最初的隐喻——苦味里藏着生机。靡草凋零时，我跟着父亲割草喂牛，枯萎的野草化作泥土，滋养着油绿的稻苗，而当麦浪翻涌，我和父母走进农田，弯腰收割，金黄的麦穗垂得谦卑而庄重，像是一场无声的布道。

快乐家园

午后的日头，像一层薄纱，轻柔地铺洒在秦岭山谷的小径上。我踱步其间，仿佛也被这春日暖阳，拉扯得缓慢而悠长。

山风悠悠地吹过，田间阡陌，麦苗层层叠叠，泛着涟漪般的波浪，在日光下熠熠生辉。看着蓬勃的麦苗，我不禁想起已然消逝的冬雪，它悄无声息地渗入泥土，在黑暗里孕育着新的生命。干枯的野草在风中微晃，它们也在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被春天唤醒。脚下的落叶在我的踩踏下，发出细微的“咯吱”声响，这声音，是生命轮回的诉说。

一个农人挑着水桶，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菜地，扁担不堪重负地发出低吟，小男孩跟在他身后，那模样，仿佛是和扁担一唱一和。地头，农人俯身精心侍弄着度过一冬的菜苗，他手中那一瓢清水洒下，恰似润泽心灵的甘霖。乡野

门后的温暖

张桂英

年底工作忙，腊月天黑得又早，我时常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小区，穿过树木掩映下黑黢黢的小径，远远望见自家厨房的灯还亮，内心瞬间温热起来。

当我拖着疲惫的步伐，脚步轻轻地落在门口，还没等我掏出钥匙，大门便迅速打开，随之就是母亲温暖的笑脸，她接过我手里冒着寒气的背包，回头喊着“丫头发回来了”，一系列的动作轻快又娴熟，那亲切的韵律如我最爱听的摇篮曲。

“今天做了你爱吃的面片汤，饿坏了吧，赶快洗手吃饭……”絮语比屋内的热气更先漫上脸颊，我的眼镜模糊一片。母亲迅速进入厨房，开始着手为我做饭。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和爱人也忙乎起来，父亲给我倒了一杯热茶，爱人笑着说：“真是母女连心，我们正看着电视唠家常，母亲突然就站起来去开门。”70多岁的老人总能准确辨别出女儿回家的声音。

今年春节我们把父母接到陕西过年，母亲在身边的日子，让我感受到久违的幸福。刚来的那段日子，中午我尽量挤出时间赶回家，怕他们不用了家里的电器和灶具，凑合吃饭。没想到，年迈的母亲学习能力特别强，父亲总也记不清热水器上七七八八的按键，母亲却记得清楚，我叮嘱一两次，她便记在心里。

每天中午我回家时，母亲就准备好了我爱吃的饭菜，她自己面和擀面条、蒸馍、烙葱油饼，变着花样做饭。这边我刚放下碗筷，那边就催我快去眯一会儿。她不允许我进厨房，说休息好了才有精神工作。

每次我上班一走，父亲就出去遛弯，母亲会静静坐在阳台上，晒着太阳，等外面的街灯亮起来，楼下的孩子们放学归来的笑闹声四起时，她又忙着开始准备晚餐。

记得一个周末的午后，我想带母亲去逛街，她说要去看我的小菜园。她执意要和我走路去，在温暖的阳光下，母亲的背不再挺拔，我牵起她温热而粗糙的手。当路过车辆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，她紧紧攥着我的手叮咛我快点走，那一刻我仿佛感觉时光倒流回到了儿时，我是她苍襟下需要呵护的小丫头。来到菜园子，母亲拿了两个大白菜，我说下次开车来，她说一点菜能重到哪里去，然后她找了个木棍，扛着两棵白菜一路走回来，不让我帮忙，还夸我种的菜比她种得好。

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，母亲和我在外面走了一下午，我走的腿都有点酸了，她却说不累，说自己身体很硬朗，让我以后不要操心，照顾好自己。原来那天，她想证明给我看她身体很健康。

某次出差晚归，我打电话让母亲早点休息，未曾想凌晨到家，脚步刚落到最后一个台阶，门就打开了，依然是母亲翘首的等待和嘘寒问暖。

母亲陪了我三个多月，家里每天被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案头永远有温着的红枣茶，厨房飘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香，家门仿佛施了魔法般见我我就开启，门后永远有一张温暖的笑脸，像明媚的春天，又像五月的阳光，温暖了我的世界。

“孩子，记住，凡事留三分余地。”母亲在面盆前揉着面团，发酵的面团在她掌心起伏，恰似生命的节奏。她总说发面如做人，七分满最好——不够则酸涩，过满则坍塌。高中时我因作文比赛落选而落泪，母亲指着案板上鼓鼓的面团说：“你看，这面发过了，反而塌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懂了人生的分寸感，懂得在得失之间留出呼吸的空间。

这分寸感贯穿了我的教育生涯。初入讲坛时，我接手过一个成绩垫底的班级。班里有个叫小雨的男孩，沉默寡言，作业本里藏着纸飞机。我没有急于纠正，而是悄悄在他的抽屉里放了一粒向日葵种子。开学那天，教室角落的铁盒里长出嫩绿的苗，孩子们围成一圈惊叹。小雨低着头，耳尖泛红。后来他写的作文被贴在走廊上，题目是《我的向日葵》。我始终

乡野拾趣

张永涛

分生机与活力。再往前走，激昂的秦腔悠悠传来，我顺着声音的方向，沿着路标一路寻觅。

途中，遇到三五个农妇，背着满篓的物品，一路上有说有笑，谈论着秦腔戏里的人物。听她们的言语，我猜前面定是有好戏上演，于是加快了脚步。果不其然，我看到一辆彩车上写着“温水人民欢迎您”。过了温水桥，各种美食的香气扑鼻而来，面皮、凉粉、搅团、羊肉泡等等，这些秦人吃食，馋得人直咽口水。戏台前，各类日用品摊位杂乱地排列着，人们在其间仔细挑选着。不远处，一座庙宇里香火旺盛，禅音袅袅。庙中的一座古碑，记载着悠久的村史和

眉弯里的浅笑

飞 鹰

静守岁月的安好，星月交辉的夜晚，寻找心灵栖息的港湾。每一次与你相逢的惊鸿，犹如凋零的落英在茶盏里浮沉。无论短暂或长久，总会在风起雨落的日子留下浓浓的馨香。

夜色轻吟，温馨悄然绽放在你我的眉间，每一次相约都是心灵相悦的永恒。渴望与你长相厮守，文字里流淌的温情，早已越过万水千山，绽放成璀璨的圣洁，让我心醉神迷。

望着花园的风景，沏上一杯清茶，轻铺一纸素笺，剪一缕月光如画，定格的都是心灵相悦的战栗。我忘情地拥抱星月，苦苦寻觅一隅让心灵栖息的港湾。

季节的风雨里，轻捻一朵朵落花，倾心用虔诚的笔墨写下一段段文字，勾勒一道道岁月的

筑起希望之城

郝晓月

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，都承载着我们无数的心血。突破正负零的那一刻，意味着工程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那是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地基夯实，是对每一寸土地的精细勘察与处理。当主体结构封顶时，整个工地都沸腾了，这是我们努力取得的阶段性胜利，大家仰望着那高耸的建筑，眼中满是自豪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，解决了物资调配、人员协调等各种复杂问题。



都是岳母生前的同事。我们结婚时，因为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没钱在主城区买房，岳父岳母便主动提出搬到乡下的老宅去，把他们住的两居室腾出来给我们当婚房。

阳台外面是两棵紧挨着的郁郁葱葱的枇杷树。刚下过一场雨，被雨水清洗过的椭圆叶片显得更加鲜亮，犹如刚打过一层蜡。或许是枝叶上积聚了太多雨水的缘故，有一条长枝居然垂到了阳台上，那浓绿的叶片像是盆栽的花木长出来的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岳母病重时，有段时间搬回家属院，方便在附近的医院放化疗。有时我会把轮椅推上阳台，看着面前的两棵枇杷树，岳母动情地说：“这两棵树是当初刚搬进家属院时，我和你蒋姨、王姨下乡时在半山上挖的树苗，不想这才五六年光景，居然长这么高了。”岳母还告诉我：“枇杷树全身都是宝，果实可以吃，叶子可治疗咳嗽，等病好了，我就给你和敏敏熬些枇杷膏！”可惜没等到那年底，岳母就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正当我瞅着枇杷树出神时，一阵寒风袭来，



乡民的祈福。

秦腔声、鞭炮声交织在一起，在我的心中激起层层波澜。眼前这座简易的戏台，在农人心中，是欢乐的殿堂。舞台上的大戏，伴着台下的欢呼声，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演员们身着华美戏服，舞台上的模样，恰似一幅秦人画卷，将秦腔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从后台走向前台，演员们全情投入，绚丽的舞台灯光、人心的唱腔、经久的戏词，让这场演出显得格外庄重。台下座无虚席，声声秦腔，像一块强大的磁石，把乡间百姓的心紧紧地吸引在一起。就连卖臊子面的小伙，都打着秦腔的鼓点给人浇汤。秦人，好的就是这一口。

我忽然发现，戏台不远处的崖畔上，花花草草们如瀑布般肆意生长，它们似乎也在听着秦腔，成片散发出清新的芬芳。在这秦岭脚下，在温水河畔，我沉醉其中，竟忘了归途。

原来，这个初夏早已在乡野间，无处不在。

容颜，注定是被沧桑雕刻的温情。有人说，生命本就是山水相逢的旅程，是聚散轮回的体验，那流逝的风景里，你又何必执着于四季的更迭？仰望星空，走过风雨，静守一方素简的小屋。谈几卷书，写几行字，空灵里的宁静是清风过隙的欢愉，是繁华过尽的淡然。轻抚时光的温暖，这不是承诺，只是静静守候你的一缕墨香。在婉约的诗行间，我迎风起舞，沐雨而歌。不知你是否也能感受到这份温存？

爱永在，情不减。流逝的日子你何必苦苦纠缠四季的轮回。喧嚣里将思绪收拢，所有美好与温暖都将伴我走过时光的长廊，轻抚每一段尘封的记忆。深深的惦念里，你眉弯里的每一抹浅笑，都是我最美的眷恋。

如今，春光明媚，空气中弥漫着花香，工地已褪去当初的荒芜景象。工人们正忙碌地种植桂花树，手中的小树苗承载着未来的绿色与希望。这座城中村安置工程也即将进入尾声，看着工人们认真地刷着外墙，为这拔地而起的楼宇披上美丽的外衣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曾经的辛苦与疲惫，在这一刻都化作了甜蜜的果实。

从荒芜到繁华，从一片空地到高楼林立，这不仅是从建筑的蜕变，更是生命的升华。在这漫长的建设过程中，我们经历了身体的劳累和精神的压力，但收获的是坚韧与成长。这片土地见证了我们的付出，也见证了生命的力量。那些曾经的狂风暴雨，烈日暴晒，都成了生命中宝贵的财富。

我凝视着这即将完工的工程，犹如欣赏一幅精美的作品，心中满是欣慰。在这充满朝气的季节，我们种下的绿色，更是希望的种子，它将随着时间推移茁壮成长，而这座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建筑，也将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港湾，见证城市的发展，讲述奋斗与希望的故事。

我凝视着这即将完工的工程，犹如欣赏一幅精美的作品，心中满是欣慰。在这充满朝气的季节，我们种下的绿色，更是希望的种子，它将随着时间推移茁壮成长，而这座凝聚着无数人心血的建筑，也将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港湾，见证城市的发展，讲述奋斗与希望的故事。

我裹紧睡衣准备回屋，转身的一刹那有道亮光一闪而过。定睛看，浓密的枝叶间居然开出了十几朵淡黄色的小花，像是落在树梢的蝴蝶随风起舞，深绿色上点缀着零散的小星星。

在我有限的记忆里，仅存着枇杷的美味，可对于枇杷的花，却是很少看到。我自小在北方农村长大，印象里的冬天都是银装素裹，天地间一片萧瑟，几乎很少见到冬天开花的植物，更别说这些美丽的花朵来自如此高大的乔木。为此我还专门查阅了资料。

敏敏临产前，我把母亲从老家接到我住的小城来。这时候，阳台外的枇杷树已开始挂果，青绿的果实先是花生米般大小，密密匝匝挂满枝头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满树的青果就变得金灿灿，像是挂满了金色的小灯笼，让人垂涎不已。

天渐渐热了，母亲经常抱着满月不久的儿子到楼下转悠，院子里刚下班的爷爷奶奶就围过来，这个捏捏胖脸蛋，那个拍拍光屁股，言语中既有喜悦也有遗憾：“这小家伙白白胖胖的，可惜他

在我印象中，祖母和外祖母，这两个不识字的老太太，从来都把学校叫作“学堂”，而我记忆中的学堂正是启蒙我的小学校。

在我们小镇上，这个学堂可真是有点说道的。学堂曾经叫过济群两级小学，也叫过竟化小学，是辛亥革命后镇上几个开明绅士响应中山先生“开启民智”的号召，自己筹措经费办起来的私立学校。学堂一开，乡村的风气大变，应该说，这个学堂对于我们那个地方的乡村建设，是有大功的。

学堂在小镇的东街上，离小镇的旧东门很近。这个地方本来是旧时的东岳庙，原是十分神圣的地方。我上学的时候，东岳庙的形迹已看不见了，我只是从大人们口中知道了一星半点的旧闻。

那时学堂的正门是一座仿古的门楼，雕梁画栋自不必说。自我记事起，就知道门楼进去有四个小房间，是学堂工友的居室和放置锣鼓家伙的地方，而老辈人讲，过去这四个小房间其实供的是四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小尊神。学生进了学堂，首先要向这四个小“神灵”致敬，然后再进入大殿拜“大神”。拜完“大神”，才能进到大殿边上的小间去读书。

后来，五四运动的风潮也波及到了小镇上，于是激进人士不但要“打倒孔家店”，还要搬倒一切神祇，于是，学堂成了新式学校，旧的那套也随着时势之变而式微了。

据乡中老人们讲，辛亥革命后，从这个学堂走出去并有了点名堂的学子，大抵都既有旧功底又有新知识，走上革命道路的，大概都是孔夫子加马克思的人物。

学堂很大，除了过去东岳庙的建筑部分，还有一块很大的土地，大概有几十亩，过去叫庙产，改成学堂后又叫校产。在我们上学时，学校后面的土地又成了新式学校的操场。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，有这么大一个学堂，还有这么大的操场，那可真是“了不得”。

学堂成了新式学校之后，一切都随着时代而前进。敬神的大殿成了学校的大礼堂，大殿两旁由乡绅们筹款盖起了新式教室，两层的教学楼用的是木楼梯，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这个“洋楼”还在使用。在百年之前，一个偏僻小镇竟有小洋楼，而且是在学堂里的，那可真洋气得不得了，小镇上的人们从此就给学堂前面加了一个“洋”字，称之为“洋学堂”。

就在这个“洋学堂”，曾经走出过不少令小镇为之骄傲的人物，有共产党省部级高官以及地下工作者，有延安“抗大”的学员和新四军的烈士，还有国民党的精英以及民主党政派的领导人。这里的先生和学生，有不少是开地方一代新风의贤能之士。

就在这个“洋学堂”，据说国民党在该县的第一个支部诞生了，共产党领导此地的第一个贫农协会也诞生了。那个时代，这个地方的两支政治团队其来源出一脉。

就在这个“洋学堂”，父辈们曾经学会了不少新歌谣。我从老辈人的口中，了解到了辛亥之后地方社会的新气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洋学堂”就成了镇上的公办完全小学。

镇上的公办小学曾经红火过，学校初期一些有功底的老师还教导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好学生。可是，等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上学时，却正赶上搞“教育革命”，老人家的“五七指示”（大意是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，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历史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）不但代替了过去的《三字经》和《朱子训》，也代替了上几代人曾经念过的《总理遗言》，于是学校成了革命战场，贫下中农代替了并非“不知五谷”的“臭老九”，教室也搬到“广阔天地”中去了。我印象中，我的小学时代几乎是在“学工学农学军”的劳动声中度过的。我们只看过几本诸如《少年刘文学》《半夜鸡叫》《收租院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连环画，知道几句“天地玄黄”“举头望明月”“白日依山尽”，大体是家中有点“文化水”的家长教的。

但是，我们在上小学时却学会了给老师贴大字报。还学会了喂猪，不过，我们喂的猪冬天全都冻死了。

我们在小学校竟是这样稀里糊涂“毕业”的，虽然什么也没有学到，却又竟然稀里糊涂地进到中学去了。

那时上中学不用考试，现在觉得也挺美的。

严天池

姥姥看不到。”有人还指着院中的两棵枇杷树说：“这两棵树有你姥姥的功劳呀，那时，我们刚搬到家属院来，院子里还是光秃秃的……枇杷过几天就熟了，到时候摘了给你们送家去！”

母亲刚来，不大听得懂本地话。回家后，她跟敏敏说：“你们城里人还是好呀，馋人的枇杷长在树上都没人摘，要是到我们农村，怕早被人偷光了。”敏敏捂着嘴笑：“这两棵枇杷树可是院里的宝，平时是没人动，等枇杷熟了，统一摘了，每家都会分一些。”果然过了三五天，院子里的叔叔阿姨把两棵枇杷树上的果子摘了。母亲正在做饭，有个阿姨敲门送了一袋子来。阿姨还叮嘱母亲：“大姐，你给敏敏说，抓紧时间吃，枇杷放久了，味道就淡了。”

后来母亲随着年岁渐大，爬楼梯有些吃力，儿子上初中后，我们就搬离了家属院，转到离学校近的新居。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，敏敏都会接到家属院打来的电话：“今年枇杷熟了，早上刚摘的，给你摘了一袋放在门房，你下午来拿走，可不要忘记了哟！”

人间真情